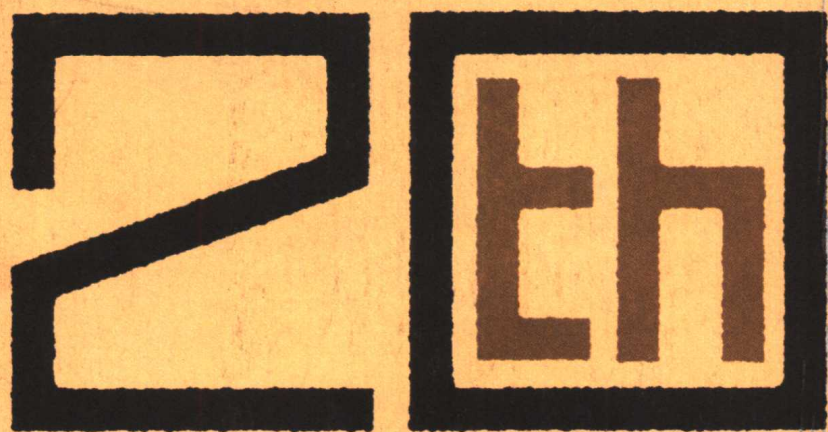


作家文庫



二十世紀作家文庫

狗日的糧食

刘恒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紀作家文庫

狗日的糧食
劉恒



江蘇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狗日的粮食/刘恒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1
(二十世纪作家文库)
ISBN 7-5399-1822-5

I. 狗... I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381 号

书 名 狗日的粮食
作 者 刘 恒
责任编辑 钱兴奇
责任校对 文 起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3 万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822-5/I·1723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1	狗日的粮食
13	白涡
88	虚证
171	伏羲伏羲
250	教育诗
261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334	三 X 与一个作家 王干
340	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狗日的粮食

日后人们记起杨天宽那天早晨离开洪水峪的样子，总找不到别的说法儿。他们只记住了一件事，不知道是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

“他背了二百斤谷子。”

这没滋没味儿的话说了足有三十年。它显不出味道是因为那天早晨以后的日子味道太浓的缘故。

杨天宽是趟着雾走的，步子很飘。他背着花篓，篓里竖着粮袋，鼓的。这些都陷入白烟，人们疑心他背着空篓。但他前几日的确跟各家借过粮食，谷子的用处也吞吐着挑明了。他走得健就是因了这个。

人们却只说：“他背了二百斤谷子。”把一个火烧火燎的光棍儿汉说得丢了分量。

杨天宽驴一样把谷子背到那地方，脸面丢尽了。不会说话，只会吐气，眼一劲儿翻白，晕噎中那个男人问他：“新谷？”

他点头，甩一帘汗下来。那人身后立一匹矮骡儿，也不计分量，只掂了掂就用肩一顶，将粮袋拱到骡鞍上。

“妥了，兄弟歇着。”

那人一笑，便牵了骡走。骡屁股后面就移出了一个人，站在那儿瞭他。杨天宽只对了一眼，不敢看了，有心去宰走了的男人，又没有力气。他叹了一口气。这声长叹便成了他永远扔不脱的话柄。

丑狠了。二百斤谷子换来个瘪袋。值也不值？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值，总归是有了女人。于是他领了女人上路，光棍脑袋细打路的尽头那盘老炕的主意。事情比他想的来得快，女人有火。

“你的瘪袋咋长的？”出了清水镇的后街，杨天宽有了话儿。

“自小儿。”

“你男人嫌你……才卖？”

“我让人卖了六次……你想卖就是七次，你卖不？要卖就省打来回，就着镇上有集，卖不？”

“不，不……”女人出奇的快嘴，天宽慌了手脚，定了神决断，“不卖！”

“说的哩。二百斤粮食背回山，压死你！”

女人咯咯笑着蹿前边去，瘪袋在肩上晃荡，天宽已不在意，只盯了眼边马似的肥臀和下方山道上两只乱掀的白薯脚。

“瘪袋不碍生？”天宽有点儿不放心。

“碍啥？又不长裆里……”女人话里有骚气，搅得光棍儿心动，“要啥生啥！信不？”

“是哩是哩！”

最后是女人到坡下小解，竟一蹲不起，让天宽扛到草棵子里呼天叫地地做了事。进村时女人的瘪袋不仅不让天宽丢脸，他倒觉得那是他舍不下的一块乖肉了。

那时分地不久。杨天宽屋里添了人，地数就不够，村里把囫圇圪两亩胡萝卜地拨给了他。地很肥，可是路远，是日本人有的时候游击队烧荒撂下的，多年不种了。

天宽性子钝，人人不要的地给了他，也嚼不出啥，苦着脸忍了。女人却不，爬到猪棚上骂街。句句骂的猪，可句句人不要听，唬得村干部谁也不敢露脸。

“猪哩，哪个托生的你呀？你前辈造了孽，欺负我家男人，今世你可美了吧？哼哼啥，看老娘拉屎给你吃，你是个臭了心肝的……”

人们只知道天宽娶了个瘪袋婆，丑得可乐，却不想生得这般俐口，

是个惹不得的夜叉，都不敢来撩拨了。天宽也由此生出一些怕来，女人的瘪袋越骂越亮，圆圆的像个雷，他便矮下三寸去，觉着自己做个男人确是活得不带劲，比不上这娘们儿豁爽。

他灶间里舀一瓢水，哀怯怯地劝她。

“累着，行啦……下来喝。”

“你哑啦？尿挤不出一星，屁崩不来一个，尿的你！我下去你上来，你给我吆喝，给我日他欺人精的祖宗……”

天宽搀女人进屋，愁得苦。这女人是个混种，以后的日子怕难得好过。但是，凭怎么骂，女人还是女人，身条儿和力气都不缺，炕上也做得地里也做得，他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女人果然勤快。扛了镢头、吃食，在囫圇坨搭个草棚，五宿不下山。白天翻坡地的黑土，两口子一对儿光膀，夜里草铺上打挺儿，四条白腿缠住放光。不下三日天宽就蔫了，女人却虎虎不倦，净了地留丈夫在棚里养精，独自下山背回一篓一篓的山药种。种块切得匀，拌了烧透的草灰，两抔一颗掩进松软的泥土。这女人很会做。

秋后天宽家收的山药吃不清了。叔伯兄弟杨天德口儿众，四个娃娃，谷子又没有长好，天宽有心接济他。

“屁话，饱日不思饥，你不怕我还怕日后饿煞哩，他吃自己种去……”

女人挡了他，在屋后掘了一口大窖，把黄皮山药鸡蛋似的堆成小山，封了。

她嘴伤人，心也伤人。天宽在乡人面前抬不起头，但他心里有数，女人待他不薄。两口子熬日月，有这个够了。

以后他们有了孩子。头一个生下来，女人就仿佛开了壳，一劈腿就掉一个会哭会吃的到世上。直到四十岁她怀里几乎没短过吃奶的崽儿，总有小小的黄口叼她小萝卜似的奶头儿，吃饱了就在瘪袋上磨嫩牙，口水、鼻涕蹭她一脖子。

她奶水一向充足。伏天吃饭，天宽蹲北屋檐下，她在灶间门口，孩儿玩她奶子弄不对付了，只需一压，一股白溜溜的长线能嗖地挂到天宽

碗里去。两口子闲时打趣，奶柱儿时时滋得天宽眼珠麻痛。这些都成了男人的骄傲。

但是，女人到底不是奶牛，孩儿们也不是永远不大。他们要吃，孩儿们也要吃，大小八张嘴，总得有像样的东西来填塞。天宽起初只尝到养孩儿的乐趣，生得一多就明白自己和女人一辈子只在打洞，打无底洞。一个孩儿便是一个填不满的黑坑。

他们生下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锅里的玉米粥就稀了，并且再没有稠起来。到第四个孩儿端得住碗，捏得拢筷子，那粥竟绿起来，顿顿离不开叶子了。

孩儿们名字却好，都是粮食。大儿子唤做大谷，下边一溜儿四个女儿，是大豆、小豆、红豆、绿豆，煞尾的又是儿子，叫个二谷，两谷夹四豆，人丁兴旺。可一旦睡下来，摆一炕瘪肚子，天宽和女人就只剩下叹息。

几个孩子舌头都好，长而且灵活。每日餐后他们的母亲要验碗，哪个留下渣子就逃不脱骂和揍。

“就你短舌，舔喽！”

脑勺上挨一掌，腮上掉着泪，下巴上挂着舌，小脸儿使劲儿往碗里挤，兄妹几个干得最早、最认真的正经事就是这个。外人进了天宽家，赶巧了能看见八个碗捂住一家人的脸面，舌面在粗瓷上的磨擦声、叭嗒声能把人吓一大跳。

天暗得看不清人形了，天宽常常顶着星星去串户。他拎一个小口袋，好像提拎着自己的心，又羞又慌。碰上不肯借粮给他的，他就恨不得整个儿钻到破口袋里去。

洪水峪奸人少，没有借过粮给天宽的人不多，天德要算一个。

“你借不给，让瘪袋来！”

叔伯兄弟说出这个，天宽料定早年山药蛋的账还未结，只好讷讷地走开。传话给女人，她就骂：“这算一个爷的种？日歪了的！”

出不够气，她便到天德菜园儿里将白日瞄下的一颗南瓜摘来，放了盐煮。待天德在菜园儿里揪着秃秧跳脚，天宽的孩儿们已经拉出了南瓜籽。

一家人就这么活。

女人姓曹,叫什么谁也不知。她对人说叫杏花,但没有人信。西水那一带荒山无杏,有杏的得数洪水峪,杏花是她嫁来自己捡的名儿,大家还都说她不配,因此不叫。人们只叫她脖子上的那颗瘤,瘰袋!

她的西水口音短促、尖厉,说快了能似公鸡踩蛋儿,咕咕咯咯的满是傲气,人们觉得这种嘴只配骂人。她又的确会骂,骂起来脏字连珠,恍惚间一跃而为男人,又比一般男人多着胆量和本事能让对手或与对手有关的一切女人受辱,不管她活着还是在坟里。

这里男人打老婆是一顿饭,常事。她来了就造出天宽这戾货,让老婆揪住耳朵在院里打悠儿。这又是西水的习气,人们简直近不得她,当她是西水的母虎。

生红豆那年,队里食堂塌台,地里闹灾,人眼见了树皮都红,一把草也能逗下口水。恰逢一小队演习的兵从山梁上过,瘰袋抱着刚出满月的红豆跟了去,从驮山炮的骡子屁股下接回一篮热粪。天宽见它在阳儿里晒,真把它当了粪,拎起来倒在猪圈里。瘰袋见了空篮,从屋里跳出来就给他两嘴巴。

“瞎了你的!我闻骡子屁都不嫌,你看一眼就嫌它?你自己拉!自己拉一锅能熬的来,能煮的来……”

谷子豆子们看着父亲让巴掌抡得转圈儿,好一阵挣扎才稳下来。墙头上有几个脑袋在笑,叹气。她不是母虎又是什么!但人们又发觉她夹着细筛到河里去了。

骡粪沾了猪圈的脏味儿,淘得不能不细。草棍儿和渣子顺水漂去,余下的是整的碎的玉米粒儿,两把能攥住。一锅煮糟的杏叶上就有了金光四射的粮食星星。一边搅着舌头细嚼,一边就觉得骡儿的大肠在蠕动,天宽家吃得惬意。女人是好的,天宽用筷子在打肥的腮上拨,这么想。乡人们只好沉默,百舛不如一好,这娘们儿坏得不透。

那年头天宽家坟场没有新土,一靠万幸,二靠这脏嘴凶心的女人。

日子苦,但让她得些怜悯也难。她做活不让男人,得看在什么地界儿。家里不消说了,推碾子腰顶主杠,咚咚地走,赛一头罩眼牲口,能把

拉副杠的小儿小女甩起来；从风火铳背柴到家里，天宽一路打六歇，她两歇便足了，柴捆壮得能掩下半堵墙；担水一晨一夕十五担，雨雪难阻，五担满自家的缸，十担挑给烈属、军属，倒不是她仁义，而是每日四个工分诱着。地里就不同了，一上工立即筋骨全无，成了出奇的懒肉，别人锄两梯玉米的工夫，她能猫在绿帐深处纳出半拉鞋底，锄不沾土；去远地收麻，男背八十，女背五十，她却嫩丫头似的只在胳肢窝里夹回镐把粗的一捆。

“瘪袋长到屁股台儿了，背不得？”队长怨她。

“背不得，我腿根子夹着你的屁哩！”

“……你篓儿倒不空。”

“空了不饿死你六个小祖宗？亏是天宽揍下的，你的种儿你敢说这个？！”

她笑得野，队长扯眉无话。她篓里是半下子泉里泡过的麻麻棵儿，绿格盈盈吐香，单等着掉锅里煮了。别人歇晌她不歇，草坡上乱扒图的就是这货，是村旁山地难得一见的野菜呢！队长能说什么？怪不得，自然也敬不得，还不由她去！

怪不得不只一项。她身上有口袋，收工进家手不知怎么一揉，嫩棒子、谷穗子、梨子、李子……总能揪一样出来。日积月累，也不能说是个小数目。但谁也逮不住她，不知道口袋在什么地方。有猜在裆里的，虽说是老娘们儿终究不是可探的地方，证实不易，或许又是人家不愿逮她罢了。天宽未必明白小秋收的底细，他只明白起初女人只是嘴坏些，有了孩儿，肚子一紧瘪，她的手便也坏了。不能说，他嘴打不过她，手打怕也吃力。况且养一堆活口，女人的本事哪一样都是有用的。

这爪子就难免四处撒野。

邻家靠院墙搭了葫芦架，水汪汪一棚嫩叶，几朵白花挤到墙头这边来，绿豆和二谷伸着小手去够。

“看落了！让它长……”瘪袋有了心思，也不说。白花枯后，茎上吊了拳大几颗蛋蛋，吹气似的胀起来。邻家女人也是精明的，趁瘪袋上工溜进来，用荆条圈将葫芦一一托牢，既免了坠秧，又宣白了它们的主人。瘪袋只当无事，邻人扒墙头窥动静，她就背身藏住冷笑，滴水不露。

葫芦大了，估量着俩茄子已够吃一天，瘪袋便刮北风似的割了它们。依旧是煮，然后骂也依旧，邻家的嫩崽打了先锋，骑墙头日偷儿的娘。这边就威凌凌杀出了瘪袋。不骂人，只骂葫芦。骂得很委屈，葫芦成了骚娘们儿，把漂亮身子递过墙，将清白的瘪袋勾引了。

“心肝葫芦肉儿，你天生是个招人日的货哩！明几个记着，有骚憋自家院儿里，便宜自个儿留着……”

声气儿顿消，邻家女人羞得只剩下拔秧的力气，把一棚葫芦扯散了。吃亏的都说，西水的娘们儿不是个人，天宽也觉得女人八成是着了魔。

那一年粮食又不济。可二谷都七岁了呀！魔鬼附体的日子没个休、没个休。

天宽五十了，闹不清自己是怎么长的，也闹不清自己肚里是什么下水。人呆得像个木桩，横炕上总打不住要想年轻时那沉甸甸的二百斤谷子。鼻子凉酸，哀气也跟着涌，一声叠着一声。

“哀啥？见我那天就打哀声，半辈子也下来了，我亏了你没？”

“不亏，不亏！”

两口子捂一床破絮无事可做。早年几句话逗下来，天宽就能折腰腾身，压女人一身腥汗。如今不行了，女人的屁股他看都不要看，况且又有满满一炕大的小的孩子，大谷大豆怕已听不得爹娘喘气。

最后一次是在园子里，黄瓜架后边。俩人在月亮底下办事，不紧不慢做得渐浓，瘪袋就开了口：“明几个吃啥？”

天宽愣住了。“吃啥？”自己问自己，随后就闷闷地拎着裤子蹲下。好像一下子解了谜，在这一做一吃之间寻到了联系。他顺着头儿往回想，就抓到了比二百斤谷子更早的一些模糊事，仿佛看到不识面的祖宗做着、吃着，一个向另一个唠叨：“明几个吃啥？”

“你说吃啥哩？”他问瘪袋。不论月光把她粗皮照得多么白细，他算彻底失了兴趣了。

“麸子。”

“哪儿拾的？”

“鞍子房。小豆眼快，这丫头出息了。”

“……仓库后头地里有鼠坑儿，怕能掏下正经粮食。”

天宽认真琢磨耗窝儿的走向。从此清心寡欲，与女人贴肉的事算淡了。瘪袋也到了日子，仰炕上不再向他伸手。

吃啥？细想想，祖宗代代而思的老事，两口子可是一天都不曾怠慢过。

女人日见憔悴。如虎也是病虎了，急躁中添了忧伤。瘪袋有了皱儿，再不似亮亮的粉红气球，骂人时也鼓不起来。

天宽呆想：操心操够了吧？看看六个孩儿个个饿相，大的小的都有舔鼻涕的病，心里就有了火苗，燎着熏着朝上顶。

他想逮了活的揍一顿，揍死它！

绿豆退学、二谷上学那年，洪水峪日子不坏。虽说新崽儿不在这家就在那家哇地降世，人均土地已由九分降到七分，但返销粮是足的。家家一本购粮证，每人二十斤，断了顿儿就到公社粮栈去买。夏粮绿在地里时辰，山道上总有拎着空的鼓的口袋的人，来回踟蹰地走。那天早上瘪袋挑了八担水，留七担晚上挑，伺候鸡、猪、人吃了，便掖着购粮证离了家。出村的时候，凡见她的人都觉得她气色不坏。

过后人们才明白，凶人善相不是吉兆。

公社粮栈柜台外边挤着人，虽挤倒并不显得怎么饥饿，瘪袋捏着空口袋，发现钱和购粮证一并丢掉了。生就的急性子，当即便嗷地怪叫一声，跌倒地上吐开了沫儿。买粮的卖粮的四下里围住，看那有趣的瘪袋在她胸脯上滚来滚去，人人探个鸡脖儿，眼也都乌鸡似的鼓出来。粮栈一个人物拨不开人，拿腔儿抓调儿地念出一段语录，说的是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什么目标共同走到这地方来了，意思是他要挤进去……帮助帮助。那时候兴这个，而且管用，于是人们闪一条缝出来。他看明白了，到柜台后里端出个大茶缸，含一口水漱了漱嗓子，然后喷到瘪袋脸上。几口刷牙水浇下来，她嘴不抽了，眼却愣直。

“哪村的？”

“丢了。”

“姓啥？”

“丢了。”

“啥丢了？”

“丢了丢了……丢了……”

女人撒了癔症，围的人更添趣味，那人加倍逞能，逮住人中狠掐，嘿嘿着：“丢不了，你过来呗！”瘦袋乱扑愣，终于尖嚎：“日你娘！”她爬起来，夺路而去。

瘦袋哭软了，一辈子刚气，不知哪儿积了那么多泪。她打了两个来回，把十几里山路上每块石头都摸了，又到灌木林儿里脱光，撅着腚撕衣裳补丁，希望里边藏点儿什么。有了月亮她才进家，油灯底下天宽在吸烟袋锅，旁边炕桌上给她晾着一碗稀粥。她盯住那碗粥愣了神儿。

“娘，快吃粥！”二谷蹦过来拽她。

“不吃，再不吃啦……”女人猫似的。

天宽一下子知道出了事。一边问，一边就有火苗在心里拱，手巴掌打着抖没处搁没处放。女人不曾现过的软弱使他勇气陡升。尻人有了胆了不得！

“败家的！”

他吼一声，把粥碗往地下一砸。

“吃货！”

一辈子没这么痛快过。

“丢了粮，吃你！老子吃你！”

说着说着就管不住手，竟扑上去无头无脸一阵乱拍，大巴掌在女人头上、瘦袋上弹来弹去，好不自在。乡人们蹲在夜地里听，明白瘦袋的男人又成了男人，把女人的威风煞了。半世里逞能扒食，却活生生丢了口粮，这是西水女人的造化。天宽，往死里揍她！

正揍得紧，一声长号让他悬了手。

“天爷，瞭哪个拾了粮证，让他给我家还来呀，我的粮唉……”

这歌是复调，一遍一遍唱。月亮把那脖子上的瘦袋照成个白球，在黑院里闪。天宽撸一把酸鼻涕，点个马灯拎着去了。

有睡不实的乡邻，半夜里听到瘦袋到水泉担水，白薯脚在石板上踏

踏地蹭；又听到蒜臼响，响得很脆，啪啪的像是硬壳碎了。以后就没有声音。

天宽趴在山道上拿马灯东照西照的时候，他女人卧在席上服了苦杏仁儿。天上有不少星星，眨着眼冷冷地瞧着他们。

天宽耗尽了灯油回家，隔二里地就听到村里有惨哭。是自己那窝“粮食”在响。院子里嘈杂，豆子们从门里滚出来迎他：“爹，快看娘！”他一听就怕了，硬挺着踱到炕前，老娘们儿丑脸歪着，还有气，只是喘得骇人。他从二谷手里接过碗来，在粗瓷儿上抹下一指杏仁儿渣子，这才记起她一天不曾吃什么。她再不想惦记吃，所以她就吃了这个。一辈子不饥，天宽也有吃的意思了。

黎明时分，一扇门板离了村庄。几个邻家后生抬举着，瘪袋高高地睡在上边，蜡脸焕发荣光。大谷在前头引路，天宽由叔伯兄弟天德陪着殿后；一行人在雾里向山下滑。

天宽迷迷瞪瞪走路，恍然回到差不多二十年前的那个早晨，但二百斤谷子正沉得把他压扁，压做薄薄的骨饼。

大谷唤他：“爹，娘有话！”

门板撂稳，天宽把耳朵凑上去。听不清，他扒拉一下瘪袋球，挨她嘴近些。

“狗日的！”

静了半天，又吐出两个字。

“粮……食……”

天宽赞同地点点头，很悲哀。他在女上头发上摸了一把，最后一把。

门板将要漂出山谷时，大谷把天德的儿子换下小解。那小子绕到大石头后面哗哗地撒了一通，接着便狂叫，蛇啃了屎似的。

天宽赶来，只一眼就瞭上了那个皮筋扎紧的包包。它躺在石根子那儿，几束草掩着，像块灰石。两尺开外有两节不大新鲜的绿粪，是人的。为什么绿，天宽明白。但他分明已完全糊涂，傻了似的看看这、看看那，脸上迅即失了血色。

脏物如有幸石化,将使后世的考古学者出丑。他们将陷入历史的迷宫,在年代和人种问题上苦苦纠缠。

瘪袋却是离去了。天德的儿拾了布包抢功:“婶子,天爷还你粮证哩!”她两目圆睁,阔嘴微开,大瘪袋亮着黄光,仿佛对突如其来的窝心事儿大吃了一惊。

“婶子,你瞭瞭!”

“闭你娘的嘴!”

天宽吼过侄子,大谷便哭了。天德踹儿子一脚,看看人确是没了气,又赶上去踹儿子一脚。天宽也就下了泪。他收了布包,把女人身下垫的麻袋抽一条出来。卫生站不必去,粮食不能不买。余人抬了瘪袋回头,两口子一硬一软算是暂且分了手。

一袋粮食买回,刚够助丧的众乡亲饱食一顿,天宽的一家自然也扎进人堆抢吃,吃得猛而香甜。他们的娘死也对得起他们了。

“明几个吃啥?”

夫妻合谋的事,剩天宽独自苦想,他深知了女人的不易。夜里头赤条条翻身,被里的空儿叫他心痛,接着就有女人脆响的脏话传来:“狗日的……粮食!”

这仁义的老伴儿竟去了。

洪水峪少了母虎,清静了,也寂寞了。听不到她公鸡踩蛋儿似的骂声,日子便过得不够紧迫。谷子豆子们摆脱了母亲的淫威,活得反而快活起来。岁月毕竟是一天一天不同,个个肚子大了不止一倍,却大抵充实得可以。

如今杨天宽六十多岁了,仍旧慈眉善目,老娘们儿似的低声细气。他一辈子没有逞过大男人的威风,也许试过一次,但只一次便要了老婆的命。到承包的田里做活,时时要拐到坟地里去,小心拔土堆旁的杂草。他好悔!

孩子们可没有什么债务,他们几乎将母亲忘却了。认真回想一番,也无非更加肯定那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二谷念高中时翻过一本医书,发现瘪袋即是“甲状腺肿大”之类,于是母亲就脖子上吊着个肉球在

他脑海里走。虽说只是一闪,也算有了一份想念,不能说是不孝的了。大谷、大豆、小豆们都有了孩儿,他们的孩儿是不要苦杏核儿的,可见有些事他们也还记着。

老辈儿人却爱讲瘪袋的故事,开头便是:“他背了二百斤谷子。”语调沉在“谷子”上,意味着那不是土、不是石头、不是木柴,而是“谷子”,是粮食,是过去代代人日后代代人谁也舍不下的、让他们死去活来的好玩意儿。

曹杏花因它而来又为它而走了,却是深爱它们的。

“狗日的……粮食!”

哪里是骂,分明是疼呢。是不是骂,骂个谁,得问在她坟上蹿跹的天宽,老家伙心里或许明白。

白 渦

第一章

青龙观饭店周围是一大片菜地。透过二楼会议厅的窗口可以看到菜地的尽头,那里有一条公路在七月的烈日下闪闪发光。

周兆路的声音消失了。他听到了空调机轻微的音响,听众后面有人咳嗽,这人一直在咳嗽,咳得他的嗓子也跟着痒痒,论文几乎读不下去。

“谢谢大家!”

他离开讲台走向自己的沙发椅。掌声有点儿冷淡,直到他意外地在录音机导线上绊了一下,干巴巴的掌声才突然热烈起来,但又立即平息了。他倒并不怎样狼狈。

“谢谢!”

他平静地边走边点头,平静地坐下来。当人们不再注意他的时候,他的脸才略略泛红,嘴角沮丧地耷拉下去。公路上一辆鲜艳的小轿车在爬,像一只肥胖的虫子。